

賀越明

人文世相

屋崙的華裔女市長



屋崙市長關麗珍。網上圖片

說來無獨有偶，與三藩市遙遙相對的屋崙(Oakland)，現任市長也是一位華裔，且是女性，中文姓名關麗珍。這情形，好似十七、八年前，三藩市和屋崙的市長均為非裔。表面看，「風水輪流轉」，如今轉到了華人頭上，其實是華裔多年辛勤耕耘，已到了在政壇結出豐碩果實的時候。不過，上任才一年多的關麗珍，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危機時刻。屋崙是美西重要的海港城市，與三藩市隔海相望，由一座橫跨海灣的大橋連接，現有人口四十餘萬，是歷史悠久的華人聚集地，靠近市中心的唐人街規模可觀，也是華裔的活躍之地。早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市長換屆選戰開打時，就有華人鄧維益加入角逐。他沒有任何行政經歷，一直在當地經營地產，購地蓋房或拆舊建新，出售獲利，身價不菲。為挑戰爭取連任的非裔市長哈里斯，他自掏腰包，聘請競選經理，刊佈報刊廣告，倒也贏得不少人氣。六月七日初選時，其得票在幾位參選人中僅次於哈里斯，雙雙進入十一月的複選對決，惟以較大的票數差距落敗。期間還有個小插曲：初選前的五月末，適逢時任大連市市長的薄熙來率團前來訪問，與同為港口重鎮的姊妹市屋崙洽談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在三十一日的歡迎晚宴上，哈里斯市長致辭時風趣地說：「見到薄市長後，我很慶幸與我競爭市長職位的華人不是他，否則我肯定敗選。因為他擁有一副明星相(camera face)！」鄰座的薄熙來通曉英語，不等翻譯開口，就和在座的其他當地人士一起笑了起來。鄧維益競選市長的結果，早在大多數人的意料之中。他當初宣佈參選時，已給人「爆冷門」的感覺。一是他之前唯一擔任的公職是商會主席，無法證明其擁有政治經驗、經驗和才幹；二是他平時極少參加華人社區的活動，與社區領袖及居民缺乏交流，算不上公眾人物，在其他族裔選民中的知名度也不高；三是他宣佈參選較晚，而此前華人僑領哈里斯一向關心華人社區，大都已表態支持其連任。但這位廣東開平移民後裔作為政治新鮮人，一出馬就問鼎市長，勇氣可嘉。我當年是全程報道的記者，其每項活動乃至細節，無不追蹤錄之。其時屋崙參選其他公職的華人還有幾位，宣傳造勢活動不少，有時同一時段進行，而記者分身乏術，往往只能聚焦在「大位」的鄧維益身上。在初選中，不怎麼引人注意的關麗珍，競選市教育委員連任輕鬆過關。關麗珍出生在屋崙，畢業於柏克萊加大，擔任公職之前曾多次參加民權運動，1990年當選市教育委員，後任教委主席，2003年獲選該市第四選區市議員，期間曾任副市長。在2010年11月的市長選舉中，她以50.98%的得票率，擊敗曾任加州參議院議長的政壇老將派拉塔，成為屋崙亦是全美大城市的首位亞裔女性市長，改寫了在美華裔人參政的歷史！她的從政經歷，恰好證明「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在有限的印象中，關麗珍是出身教育界的女性，雖說幾乎和所有參政的女性華裔人士一樣，不太可能具備溫柔如水的性格，但她在市長任上處置「佔領屋崙」示威活動的作風之強悍，還是叫人吃驚不小。這一事件至今餘波未息，也給她帶來了一定的政治風險。「佔領屋崙」示威活動，脫胎於去年九月十七日從紐約金融中心開始的「佔領華爾街」，如同華盛頓特區、三藩市、洛杉磯、芝加哥、波士頓、波特蘭、阿本奎基、坦帕、夏洛特、西雅圖、丹佛和波特蘭等地，屋崙的示威者也聚在市中心廣場，抗議大公司貪婪不公以及社會不平等，加上其它種種不滿，乾脆安營紮寨，日夜喧嘩。因嚴重擾亂周邊居民的生活，且給社會治安造成隱患，屋崙市府和警局十一月十一日公佈禁制令，要求在廣場宿營的民眾自動撤離。隨後，在十四日清晨四時三十分，警員進入廣場強制拆除帳篷，驅離宿營民眾，整個過程平順，沒有遭到抗拒。在全美，這是最早出手處置「佔領華爾街」系列示威活動的城市，比紐約還早了一天！一夜之間，關麗珍的英文名Jean Quan，家喻戶曉。後續的風波，更讓人見證這位女性的魄力和擔當。首次清場後，她的首席法律顧問和副市長宣佈辭職，前者提出批評，後者表示倦政；示威民眾則捲土重來，導致警方再度採取清場行動。此後，示威者與警方長期緊張對峙，而她作為市長飽受幾個政客及某些媒體別有用心的指責。到今年一月十二日，示威民眾又發起「關閉屋崙港」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造成港口停工，當晚還焚燒輪胎，佔據街道大樓，使警員不得不施放催淚瓦斯驅趕。二十八日夜，示威者衝進市府大樓，焚燒國旗，迫使防暴警察施放催淚瓦斯彈壓，並拘捕了三百多人，才控制住局面。為了全市的社會秩序和居民平安，關麗珍採取了強硬立場，也因此身處風口浪尖。當地已有政治團體發起徵集罷免她的簽名活動，而按法規需百分之十選民亦即近兩萬人簽名，截止日為五月十四日。眼下人們關注的是：這位華裔女市長，能否挺過此一危機？

丘，也同樣是女人都不會喜歡而可能會尖叫的章魚足狀外觀。超過一百多年尚為半成品的造型怪誕陸離大教堂，彷彿在考驗人們的耐性。從容些，再從容些，慢一點，再慢一點。好奇的旅客並不在乎它在預計的2050年是否可以真正完成，何況一旦建竣，也許便失去迷人的魅力了。一陣突如其來的熱烈狂野音樂聲，吸引遊人紛紛轉頭，大路旁的行人道上，一對男女臉頰緊貼，肩膀相靠，雙手互握，跟着節奏明快的音樂跳起舞來。男女雙腿纏繞環繞，隨著節拍時快時慢地忽爾交叉、踢腿、跳躍、旋轉，瞬間停頓然後又重複他們的探戈舞步。契合得那樣天衣無縫的舞蹈，究竟是一對舞伴抑或是一對情侶？他們的舞姿變化無窮，激越奔放，高而挺的男士穿深色禮服並打領結，高挑苗條的女士穿着貼身的華麗薄紗長裙，裙腳剪裁長短不一，增加活潑而俏皮的氣息，兩人非常相襯並且養眼。當他們停下來時，額頭上掛滿汗珠，帶着滿意的微笑行禮，高聲喝彩和熱烈掌聲毫不吝嗇地在周圍響起，圍觀的人紛紛掏錢感謝他們帶來一個美好的藝術午餐。全情陶醉，忘記我是誰，為了換取真正的快樂。其實無論是藝術創作、建築、舞蹈，甚至愛情，如果能夠有機會全然沉迷，甚至淪陷，也許，才叫不枉此生。



聖家族大教堂。網上圖片

漫灑開來，一對看起來並不年輕的男女在廣場中央跳舞，動作輕盈，舒展流暢，一對舞者伴隨着優雅的音樂前後進退，配合得非常默契，眉眼和身體語言完全投入，充分自我沉醉，毫無扭捏作態，感覺是一對戀人在舞蹈。美國和歐洲的結婚典禮上，一對新人往往選擇狐步舞作為舞會開場的第一支雙人舞蹈，寓意着兩個人從此開始嶄新的幸福浪漫的美好生活。美好假日的嚮往是睡醒後什麼事情也不做，起床就開始安排觀光看風景。原來這並不是超塵脫俗的憧憬，所有旅人遊客的夢想大都相似。起個大早，早餐分室內和花園兩個餐廳地點供人選擇，幾乎所有住客不約而同在花園裡早餐。沐浴在溫暖的晨光中，浸淫在鮮花的香氣裡，為僅只是簡單的咖啡麵包牛油雞蛋，添加了豐富和幸福。慢條斯理走出酒店，才發現人群似魚汛般湧來，每個景點遊人群眾，無比熱鬧，就算小巷也躲不開吵雜的人聲。夏天的陽光明媚，氣候不冷不熱，微風徐徐吹拂，目的地是被人謔稱為「一堆石頭」的「聖家族大教堂」。1884年以新哥德式風格啟建，至今還沒完成。它外觀上的雕像全按照真實模特兒雕塑，有三個宏偉的正門，內裡共有95米長，60米寬，可容納超過萬名信徒同時禮拜。雖未完工，卻不影響它成為世界最著名的景點和世界文化遺產。地鐵是遊客最喜歡和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從地下出來，散步一樣地隨意走，隨意觀光，倏然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築，彷彿隨時就快倒塌下來一樣，卻高高地矗立眼前，乍眼一看，誤會是質地鬆軟的黏土製成成品。才剛剛在學習講廣東話的我，一看就感覺它很巧妙地詮釋了粵語的「LAM LAU」(塌樓)。前一日經過帕塞奧·德格拉西亞大街的米拉公寓時，那波浪型的曲線像海浪，猶在持續翻滾，明明是硬繃繃的石塊，竟有水一樣的流動感，牆面凹凸不一，屋簷和屋脊亦高低不平，窗口像被海水長期浸漬而蝕化的孔洞，全棟六層樓不見一個方正的直角，那由陶瓷磚拼出的抽象螺旋花，陽台欄杆的鐵條和鐵板也都扭曲彎折，是一般人無法接受的軟塌塌的「石頭房子」，可是建築設計師高迪自認這是他建造得最好的房子。因為是「用自然主義手法在建築上體現浪漫主義和反傳統精神最有說服力的作品」。米拉公寓的成功，讓高迪大膽地修改聖家族大教堂的建築設計圖樣，出現了今天的面貌。遠遠地就被這以螺旋形、錐形、雙曲線、拋物線各種變化組成充滿韻律感的建築物奪去視覺焦點。無法置信這樣的建築物可以站立，大教堂牆上伸出高迪喜歡的蜥蜴、蛇和蠍蟻及神話中的各種怪獸等等，大多是無法叫愛美的女人欣賞的爬蟲類動物，包括4個高聳入雲的空心塔，很像被穿透了數百個孔眼的巨大蟻

街頭之舞

朵拉

拉着行李箱走出西班牙地鐵站，抬頭見天空一片絢麗的金黃，耀眼之中帶些妖紫的溫暖，從黯暗中出來，眼睛一時無法適應。佇在稍帶寒意的風中觀望，發現自己站在一個廣場上。卡塔盧尼亞廣場人潮擁擠，男女老少彷彿相約一起出來享受黃昏的悠閒。像英國人的下午茶一樣，西班牙人的黃昏歇息，也是在為前半夜的忙碌來個充電的緩和時光。曾在西班牙流連忘返的朋友告訴我，時代潮流還未推崇慢活的時候，西班牙人早已在慢活的日子裡生活。大部分旅遊者，平日埋頭努力工作，甚至身兼兩職，為賺多些錢營營役役，感覺太累而想要稍息的時候，暫時請假，選擇到某個地方觀光數日，回家以後，衝鋒陷陣生活重新排演。這些偶爾外出讓心靈飄蕩，短期和忙碌不堪告別，算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西班牙人卻是每天一邊工作一邊享受，每日大都拖到午間才慢吞吞打開店門，開店大概兩個小時，午餐時段兼來個午休，起來再開兩個小時店，便關上門，換件休閒服，步伐悠悠踱到廣場，去散步，看風景，還有聊天。黃昏的廣場，永遠人頭湧湧的原因在此。畫面過於豐富，興奮得好像無意中走進一個嘉年華會。旅人的目光不知道要盯住哪個焦點才好，左顧右盼，東張西望，目不暇及令腳步愈走愈徐緩，忘記自己是為了尋找酒店而來。有人伸長腿在休閒椅子上，眯着眼睛看噴水池的噴泉在跳着斜陽光影裡艷麗色彩的舞蹈，有人坐在噴泉邊閒話家常，讓噴起水霧消去夏天的暑熱，有更多人提着重型攝影器材，努力在尋找心目中理想的角度和景致。鴿子撲撲翅膀飛過來，又拍拍翅膀飛過去，因為見到有人捧着玉米在往這邊那邊地上一把一把地撒，企圖誘惑它們趨前來，可是飽食終日的它們根本不為搶吃而奔波，不過就是隨着人來人往而飛來飛去，恍如在遊戲罷了。往前走幾步路，又停下。音樂在街頭

詞話詩說

梁偉詩

天地會

2012年2月26日，香港電台電視部在《鏗鏘集》時段播放了一集名為《樂壇變調》的單元，並從林峯(CHOK)奪得金曲金獎說起，探討廣東歌所面對的危存亡之秋。《樂壇變調》邀得流行音樂工業決策高層、曲詞創作人、歌手、樂評人等現身說法。歌手代表除了黃耀明、何韻詩外，樂隊KOLOR亦談及作為非主流樂隊如何通過自身的力量，打破流行音樂工業的閉局。突圍對策包括發起每月的十四日，都在網上發表一首新歌的「LAW OF 14」運動，「LAW OF 14」的創作夥伴包括鬼馬詞人梁栢堅。2012年一月份，KOLOR便率先發表了《天地會》。其實，2011年梁栢堅已替KOLOR寫過《愚公》，來向多位仁義之士致敬。包括BEYOND黃家駒、青海救災犧牲的香港義工黃福榮、菲律賓實人質事件中殉職的康泰領隊謝廷駿。梁栢堅在末世之年2012，乾脆與小克合作「新紀元歌詞運動」，分別發表了關楚耀《佔領》和KOLOR《天地會》。《佔領》獻給由佔領華爾街開始、反資本主義的「全球佔領運動」；《天地會》則重新審視種種社會畸形現象和國際大勢，均為末日的警世呼聲。旋律陽剛搖滾的《天地會》，歌詞卻反道而行，佈滿腹語密碼——「我們學說謊 我們馴服在演講 似螻蟻沒發生 碰撞 人工的烏托邦 藏溫室不會受創 貨輪似同化般泊岸 搖滾中醒覺 那信仰 埋藏在雲地 那一天 吃掉亦忘記 若果哭聲 原來為獻媚 像金色太陽 哪會再起舞葬昨天理想 投身今天戰場 錯愛 錢幣首像 城市快將要死 如果這都算正常 你我 結這壞賬」《天地會》從全球一體化談起，以貨輪為代表的世界貿易，使得全球(城市)的生活面貌和物質享受愈來愈單一。人們像螻蟻一樣忙亂營役，世間卻永遠充滿謊言，每每被「明天會更好」的烏托邦幻象所蒙蔽。有趣的是，詞中借用了香港電視劇《天與地》中，吃人者和被吃者「現實理想」的緊張關係和金句——THE CITY IS DYING——提醒在混沌世道中保

心靈驛站

偶然的綽

綽，女，未婚，年方三十餘，四、五、六、七，海拔一米六零差少許。綽說，單身是偶然，婚姻是必然。綽說她的八字不太好。她說她的八字和算命先生的說的不同，是指象、米、油、鹽、醬、醋、茶和貌。她說她這個人呢是猛這麼一看，不怎麼樣，但是你如果仔細那麼一看呢，咳！說真的，還不如猛一看。所以她就偶然了。其實，綽並不醜，只是長得離美女的說法遠了點。女人中少有的幽默感倒讓不是美女的綽格外生動，身邊因此朋友雲集，只是尚無人和她領執照做親密愛人。綽自詡單飛的現實如沉睡的黃金，並不急於打折扣。綽愛用五里外的牛和口口紅武裝自己。香水是一香香得五里外的牛背上的八哥直打噴嚏的那種，轟炸得專喜聞香識女人鼻子的瞬間失聰，找不到努力的方向。她說這叫香不驚人死不休。好在她用的香水都是世界名牌，雖然香氣如瀑，終還不至於如瓦斯爆炸般禍國殃民，特別是隨風飄街時清新空氣的妙用，深得無術人士的歡心。口紅呢她喜歡用黑黑紫紫面無人色的那種，而且用得還很費，倒不是她的嘴唇天生幅員遼闊，而是她自己設計的唇形有點腫面。雖然此款口紅被綽應用得非常有創意，在大多數人眼裡還是過於突兀，每每路過小朋友，綽都自覺掩口作婉約狀，免得嚇到小朋友；每每邂逅臃腫而行的未來媽媽，綽也趕緊閃避，免得影響一脈單傳人家開枝散葉，但錦衣夜行時可作防身術之用。曾有人建議她素面些，免得遭人側目。她說這側目總比被淹沒稍具存在價

酒與咖啡 累了，冷了 我們來這裡歇歇 偎着爐火 就有家的感覺 讓彼此靠得近些 再近些 世界在身後 溫暖在心中

